

终极理论之

致命代码

The Omega Theory

【美】马克·阿尔珀特 著
张兵一 译



*Mixer equals Hadamard...qureg phase...qureg eigen...
mixer phase for i equals zero...controlled multiply phase and eigen...
return phase measure.*

终极理论之

致命代码

The Omega Theory

【美】马克·阿尔珀特 著
张兵一 译

THE OMEGA THEORY by MARK ALPERT

Copyright: © 2011 BY MARK ALPER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书录或翻译。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11）第 9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终极理论之致命代码 / （美）阿尔珀特（Alpert, M.）著；
张兵一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5
ISBN 978-7-229-05144-0

I. ①终… II. ①阿…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3460 号

终极理论之致命代码

ZHONGJI LILUN ZHI ZHIMING DAIMA

（美）阿尔珀特（Alpert, M.）著

张兵一 译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吴向阳 肖化化

责任校对：杨 婧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 扬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mm × 1168mm 1/16 印张：19 字数：330 千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he Omega Theory

著名作家及媒体对马克·阿尔珀特的 《终极理论之致命代码》的赞誉

真实的人物和科学，巧妙而具有爆炸性的命题，以及惊险刺激的情节，共同成就了这一部具有扎实科学根基的最佳惊险小说，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没有见到这样的作品了。《终极理论之致命代码》确实无与伦比。

——《纽约时报》畅销书《衰湮》和《恐龙谷》作者：道格拉斯·普雷斯頓

马克·阿尔珀特的《终极理论之致命代码》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一个道理：科学之利刃犹如剃刀般锋利，犹如宝剑般致命。这是一部节奏紧张、真实有趣的作品，让人爱不释手。

——《纽约时报》畅销书《末日密钥》作者：詹姆斯·罗林斯

《终极理论之致命代码》具备我喜欢的小说所应有的全部特点：惊心动魄的紧张气氛，令人惊奇的曲折故事和引人入胜的科学知识。马克·阿尔珀特让物理学变得如此惊险迷人，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纽约时报》畅销书《尸骨花园》作者：苔斯·格里森

哇！爱因斯坦肯定会喜欢这本书。这是一部了不起的惊险小说，政治与科学交融，趣味无穷而又真实可信。他曾经梦寐以求发现一个能够解释全部自然之力的统一理论，现在，这部书让他的梦想成为了鲜活的现实。

——《纽约时报》畅销书《爱因斯坦》作者：瓦尔特·艾萨克森

阿尔珀特先生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写作高手，下笔如有神。身为《科学美国人》杂志的编辑，他极其擅长把深奥的科学概念以简单明了的语言表达出来，《终极理论之致命代码》无疑充分展示出了他的这种才能……这是一部应用科学的杰作。

——《纽约时报》

围绕着一个巨大的悬念，推出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情节，直至一个动人心魄的结局。

——《出版商周刊》

一部让航空旅行变得顺畅而精彩的读物。

——娱乐周刊

一部扣人心弦的处女作。

——《多伦多太阳报》

一部高智商的末日惊悚小说，其中的科学理论娓娓道来、美不胜收，让人难以忘怀……这是一次高智商和高风险的冒险，读来如芒在背却又乐趣无穷，直至在惊悚恐惧中最终收获心智的满足。

——《书目杂志》

致 谢

在我创作大卫·斯威夫特系列科学悬疑小说的第一部《终极理论》的时候,许多人曾经帮助过我,使其得以完善。这次创作还是这些人再一次帮助了我。我在《科学美国人》杂志社的同事们慷慨地给予我支持和鼓励。我的写作小组的成员们——里克·艾森伯格、约翰娜·费德勒、史蒂夫·戈德斯通、戴夫·金、梅丽莎·诺克斯和伊娃·梅克勒——仔细研究每一页原稿,并耐心地指出我的错误。“作者之家”的丹·拉扎尔作为我的代理人确保了此书按期完成,而出版商炉边试金石公司的苏雷·赫尔南德斯对本书的编辑不仅细致入微而且极富想象力。当然,我更要再次感谢我的妻子,是她让我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有多么幸运。

第一章

星期四下午4点46分,迈克尔·古普塔正在上曼哈顿自闭症治疗中心接受行为治疗,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帕森斯医生站起身向门口走去。就在他即将走到门口的时候,门突然被推开,迈克尔随即听到了一声短促的闷响,只见帕森斯医生应声仰面倒,头重重地撞到了地板上。他的身躯丝毫没有抽搐,运动衫的胸口处出现了一个锯齿状的黑洞,转眼间殷红的鲜血从洞口中喷涌出来。

迈克尔所在的这个房间是上曼哈顿自闭症治疗中心的电脑室,每周一至周五的下午他都要到这里来接受治疗。他现在已经19岁了,学校的老师们都说这两年他的病情已经大为好转,不过他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他的社交能力,这样在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行走才不至于感到紧张,当人们无意中碰到他身体的时候才不至于声嘶力竭地号叫。为此,帕森斯医生特别为他选择了一个叫做“虚拟接触”的电脑治疗程序,这个程序可以在屏幕上模拟出逼真的街道和在街道上行走的人群,其目的是要让迈克尔逐渐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是没有危险的。就在帕森斯医生准备告诉迈克尔如何启动这个程序的时候,他们听到了那一阵敲门声。

帕森斯医生倒下后不到2秒钟,身着宽松深蓝色工装的一男一女走进了房间。男人身材高大,留着平头,脖子一侧有一道长而弯曲的伤疤。迈克尔没有抬头去看他的脸,因为他讨厌与他人目光接触,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也看不懂人们脸上表情的含义。女人也是个高个儿,头发像那个男人一样剪得很短。迈克尔之所以看出她是女人,是因为她工装上凸起的胸部。她的左手有三根手指缠着绷带,右手里握着一把手枪。

迈克尔对枪械很熟悉,他不仅经常在电脑游戏中见到,在过去的生活经历中也见到过。她的手枪枪口上装着一个粗大的灰色圆筒状部件,那是消声器。正是因为这个东西,刚才的枪声才变成了一声低沉的闷响。就是这个女人刚刚枪杀了帕森斯医生,现在她要来杀他了。

看到她迈步向自己走来,迈克尔立刻发出一声尖叫,随即滑下椅子,将身体蜷成一团躺在油毡地板上。他紧闭双眼,开始在心中默念斐波那契数列(注:斐波那契数列(Fibonacci sequence)由13世纪的意大利数学家列昂纳多·斐波那契发明。这个数列由0和1开始,之后的每一个数都等于前两个数的和。随着数列项数的增加,前一项与后一项之比越来越逼近黄金分割的数值0.6180339887……因此它又被称为“黄金分割数列”)——每当他感到恐惧的时候,他都会默念这个数列。迈克尔继承了外曾祖父的数学才能,虽然他不能四处张扬自己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关系,但是他毕竟是他的外曾孙。斐波那契数列十分好记:每一个数都是前两位数的和。这些数字在他紧闭的眼睑后闪现,就像电视机屏幕下方不断出现的说明文字那样,迅速地从右向左——呈现出来:0,1,1,2,3,5,8,13,21,34,55,89……

那个女人又向他走近了两步,来到他身边俯身看着他。迈克尔恐惧地睁开了眼睛,虽然他的前额仍然紧紧地贴着地面的油毡,但是他还是能够看见她映在地面上的身影。

“别害怕,迈克尔。”女人对他说道。她的话轻柔而舒缓:“我不会伤害你的。”

他立即用更大的声音号叫起来,企图压倒她的声音。

“你不用怕。”她接着道,“我们一起去做一次旅行,一次大大的冒险。”

这时,迈克尔听到了一阵刺耳的声音。他从眼角往一旁看去,眼前出现了两个轮子——那个男人正把一个救护车担架推进房间里。然后,他拉动操纵杆,把担架降到了离地面最低的位置。与此同时,女人伸出一只手一把抓住了迈克尔的手腕。他想大声叫喊,但是女人的另一只手已经紧紧地捂住了他的嘴巴。然后,她抬头对那个男人说道:“把芬太尼(注:一种镇痛作用比吗啡强100倍的镇痛麻醉类药物,可用于各种剧痛。与麻醉药合用,可减少麻醉药的用量)拿过来!”

迈克尔开始挣扎,一边使劲踢打双脚一边拼命扭动着身体。后来,每当他想起这件事情,就只记得自己的反应像个狂躁的疯子。他们终于用皮带把他绑到了担架上,并且捆住了他的手脚。接着,他们又把一个塑料氧气面罩扣到了他的脸上。迈克尔感

到自己再也无法喊叫,甚至也不能呼吸,他绝望地一次次抬起头往后撞击着担架,直撞得担架两边的护栏“咔咔”作响。女人拧开了旁边一只钢桶上的开关,开关下连接着一根塑料管,管子的另一头连接到迈克尔脸上的氧气面罩上。他感觉到一股气体涌进了面罩,闻起来有一种又甜又苦的味道。几秒钟后,他的四肢瘫软下来,再也无法动弹一下。

迈克尔陷入了似醒似睡的状态,他虽然仍然能够看到并听到身边发生的事情,但是一切都显得非常的遥远。这两个身穿深蓝色工装的一男一女推着担架出了治疗室的门,然后沿着走廊向紧急出口处推去。他们直接用担架冲开了紧急出口的活动门,然后向停放在第98街和百老汇拐角处的一辆救护车走去。迈克尔看见了人行道上的-群人,他们一个个都停下了脚步,好奇地看着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担架。他感到自己的头十分沉重且神志迷糊,根本无法抬起头来,但是他还是强迫自己努力看清楚人群中的每一张脸——他想找到大卫·斯威夫特。两年前他陷入困境的时候,是大卫挽救了他,从那以后他就一直住在大卫的公寓里,同他儿子乔纳睡在同一张床上。现在他们都是大卫一家的成员,除了他们俩,还有大卫和他的妻子莫妮卡,再加上一个新生儿丽萨。迈克尔坚信,大卫随时都可能出现在大街上,跑到他身旁再次挽救他的性命。

然而,大卫并没有出现,人行道上的行人都是陌生的面孔。留着平头的男人打开了救护车的后门,同那个女人一起将担架塞进了车里。女人跟着担架上了车,关上车门,男人则走到救护车前部,坐到了驾驶的位置上。女人在担架旁的一张折叠椅上坐下来,她的双膝离迈克尔的头只有几寸远。接着,救护车开动了。

迈克尔向上看着车顶上的控制面板,开始计算显示屏上滚动出现的数字。这时,女人俯下身体看着他,挡住了他的视线。她拿掉了他脸上的氧气面罩,对他说道:“好了,这样就舒服多了。你哪儿都没有受伤吧,对吗?”

迈克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摘掉面罩后,他的脑子也开始清醒起来。他把头转向一旁,不想看到这个女人的脸,但是她却用缠着绷带的手指抓住了他的下巴,使劲把他的头拧了回来。“对不起,我们只能带上你就走,”她对他说,“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紧迫。”

她进一步俯下身体,把脸凑到了迈克尔的眼前,这使得他不得不看着她的脸。她长着一对棕色的眼睛和一个细长的鼻子,两条眉毛酷似两个巨大的黑色逗号。她咧着嘴唇,露出一副微笑的表情,让迈克尔感到很迷惑:她为什么要对他微笑呢?

“我叫塔玛拉，”她接着道，“你真是个英俊的小伙子，知道吗？”

她松开抓着他下巴的手，开始抚摸他的头发。迈克尔很想再次大声号叫，但是他的喉咙仿佛被人紧紧地卡住了，根本发不出声音来。她仍然用缠着绷带的手指慢慢地抚弄着他的头发。

“我要带你去见‘赛勒斯兄长’，”她告诉他说，“他正盼望着见到你呢。”

迈克尔闭上了眼睛，想再次默诵斐波那契数列，但是这次出现在他脑海里的却不是那些数字而是一行从右到左迅速闪现出来的德语文字：广义相对论至今仍然是领先的……

“你会喜欢‘赛勒斯兄长’的。他可是个大好人。不过，他现在非常需要你的帮助，这件事非常重要。”

迈克尔仍然紧闭着双眼，也许只要他坚持不理睬她，她就会闭上嘴知趣地走开。但是，几秒钟之后他却感到这个女人的手再一次伸到了他的脸上。

“你在听吗，迈克尔？你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吧？”

他点了点头。那一行德语文字仍然在他的脑海里闪现，接着那些公式也一一出现在他的眼前。那是一长串希腊字母和数学运算过程，其中还有许多符号，有的像蛇，有的像干草叉，还有的像十字。这些东西都是他的秘密，也是他的宝藏。他早就向大卫·斯威夫特作出过承诺，绝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个理论。

他睁开了眼睛，对她说道：“我是不会帮助你的。你杀了帕森斯医生。”

“我很抱歉。那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我们必须执行命令。”

迈克尔回想起医生当时的情景：他向后倒在地板上，运动衣的胸前有一个洞，鲜血正从洞口涌出来。大卫曾经预言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可能还会发生。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坏人，他们想利用这个秘密理论制造出可怕的杀人武器。迈克尔还问过“那是什么样的武器”，大卫回答说：“比原子弹更加可怕的武器，一种只要一次发射就能杀死地球上半人的大炮。”

这时，那个叫塔玛拉的女人又伸出了手，想再次抚摸他的头发，但是他坚定地摇了摇头，大声道：“我什么也不会告诉你的！你们想用那个理论制造武器！”

“你说的是‘统一场论’吗？就是记在你脑子里的那些公式？”

迈克尔咬住了自己的嘴唇，他决定不再多说一个字。

“我让你放宽心吧。我们已经知道了‘统一场论’中的一些公式，如果我们想用它

们制造武器,早就造出来了。”她伸手牢牢地握住他的下巴,让他无法转过头去,“你给我听好了,‘赛勒斯兄长’是一个和平人士,就像先知以赛亚(注:以赛亚(Isaiah)是《圣经》人物,希伯来预言家)那样的人。你读过《圣经》的‘以赛亚书’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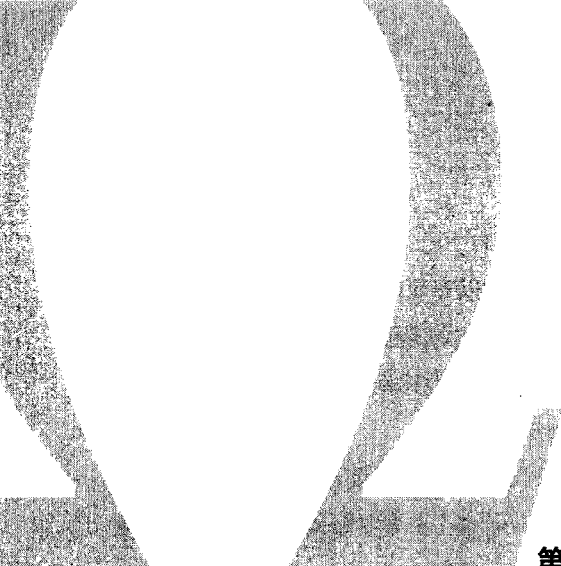
塔玛拉热烘烘的呼吸不断地喷到迈克尔的脸上,使他感到一阵恶心。她离他太近了,而他又无法躲避。他叫喊道:“放开我!我要回家!”

“‘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必与山羊羔同卧。小孩子要牵引它们。’”她微笑道,“迈克尔,那个‘小孩子’就是你。所以‘赛勒斯兄长’才需要你,你将帮助我们实现先知的预言。”

迈克尔又开始大声号叫起来,除此之外他还能干什么呢!

塔玛拉并没有放开握住他下巴的手,而是把另一只手伸向担架旁的那只钢筒,拧开了开关。“看来,你现在需要休息。我们的旅途还长着呢。”

随即,氧气面罩再次扣到了他的脸上。



第二章

下午4点52分,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普平楼的前厅里,再过不到10分钟,大卫·斯威夫特就要宣布“世界物理学家和平大会”正式开始。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给和平大会的另一位组织者的iPhone手机上发来了一条惊人的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布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个消息立刻在数百名前来参加会议的科学家和记者中传播开来,他们纷纷涌到前厅的电视机前收看新闻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位记者神情忧郁地站在白宫前面,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刚刚得到的有限的新闻信息。屏幕上还播出了伊朗议会庆祝核试验成功的场面,虽然画面不够清晰,但是仍然能够看到那些身穿黑色长袍、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们激动地彼此拥抱在一起。紧接着,一张伊朗地图呈现在整个屏幕上,一个红色“X”标示出了这次地下核试验的地点——卡维尔盐漠。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新闻节目主持人介绍说,“但是情报分析专家表示,这次核试验显然已经取得了成功。他们估计,核试验的爆炸当量在10 000至15 000吨之间,即相当于当年将日本广岛夷为平地的那一枚原子弹的威力。”

没有任何人对这一事件表示意外,因为在过去的近10年以来,所有专家一致预计伊朗将最终生产出足以制造一颗原子弹的高浓缩铀。尽管如此,人们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中亲眼看到预言变成了现实,仍然感到震惊。大卫紧紧地盯住电视屏幕,感到了内心的空虚和焦虑,胃部一阵痉挛。他抬起手擦了擦额头上冒出的汗水。

“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正在白宫椭圆办公室里进行紧急磋商。根据白宫的消息来

源,今晚9点总统将就此事向全国发表讲话。”

大卫沮丧地摇了摇头。过去两年来,他为了防止类似这个事件的发生所做的全部努力都已经白费。虽然他的正式身份仍然是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史专业的教授,但是他已经把绝大多数精力都投入到了“物理学家和平事业”之中,利用自己在科学界的众多关系,创建了一个由全世界2000多名物理学家组成的和平组织。他这个穿着破旧花呢夹克的活动家已经46岁,是这个组织的主席、发言人和主要筹款人。他已经好几次出现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中,不遗余力地向人们大肆宣扬国际友谊和合作的重要性。其实,他本人内心里也一直怀疑是否有人真正相信他的话。对电视和报纸等媒体而言,他恐怕只是无数猎奇新闻报道中的另一个“怪胎”,另一个不修边幅、满脑子荒诞念头的疯教授。对他人而言,他所宣扬的那些奇谈怪论的东西偶尔引用一下未尝不可,但是对现实世界其实毫无意义。

“国防部长在一个简短声明中表示,五角大楼正在研究各种应对措施。一个由美国海军‘西奥多·罗斯福’航空母舰率领的航母舰队已经改变航向,正驶往波斯湾海域。”

大卫怔怔地在那儿又站了5分钟,一遍又一遍地听着新闻主持人急促地重复着这个重大新闻。5点钟到了,他本该走进报告厅为大会致欢迎词,但是他却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他觉得这个大会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如果全世界都在备战,他还能继续谈论和平吗?他想取消致辞,干脆回到家里去,也许可以带上丽萨到中央公园里溜达一圈,要不就同乔纳和迈克尔练练投垒球。

这时,他听到身旁有人清了清嗓子。他转过身来一看,是莫妮卡。他妻子略微歪着脑袋,正在向他微笑,一只眉毛稍稍扬起,在前额上形成一个高出另一只眉毛几毫米的漂亮的弧形;她深棕色的脸庞看上去就像一颗心。“教授,是不是该你发表演讲了?”

一看到她,他的心情就变得疏朗多了。莫妮卡是美国物理学界最为看重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虽然她也参与了“物理学家和平事业”的工作,但是她事先告诉过大卫她今晚不能到会聆听他的开幕词,因为她必须到电脑实验室里继续她的研究项目。她同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另一位物理学家准备在那台超级电脑上运行一个粒子碰撞的模拟程序,而这台超级电脑的使用率非常高,给他们俩安排的时间根本无法更改。“怎么回事儿?”大卫问她,“你的超级电脑出故障了吗?”

她摇了摇头。她还是穿着平日里的工作服装——褪色的牛仔裤、旧运动鞋和一件印有鲍勃·马利(注:鲍勃·马利(Bob Marley),牙买加著名歌唱家,1964年成立“哭泣者”乐队,在其后的20多年里,他的歌曲及其所代表的“雷鬼音乐”风靡欧美。他的代表作品包括《我仍在哭泣》《孤独是一种痛》《不,女人不要哭泣》等。鲍勃·马利1981年死于癌症,年仅36岁)头像的T恤衫,但是她看上去仍然是整个普平楼里最迷人的一个人。她的头发梳成了一排排迷人的小辫子,整齐地下垂在后背上。她回答说:“没有出故障,只是推迟了。他们时间表出了问题,我们同别人的时间重叠了20分钟。所以,我刚好有足够的时间赶过来祝你好运气。”

他对她还以微笑:“是吗,我现在最需要好运气。”他用手指了指电视屏幕接着道:“你看到新闻了吧?伊朗人试爆了首枚原子弹。”

莫妮卡的表情立即变得严肃起来,她紧咬着嘴唇、眯缝起双眼,“大卫,忘掉这个新闻吧。你必须……”

“我怎么可能忘得掉?现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件事情上了。”

“不对,你错了。这些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就是要听你讲话。他们希望听到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这倒是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和平活动家不能结束战争,但是战争能结束和平。”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绝不!”

这时,在她两道漂亮的眉毛之间出现了一道垂直的细小皱纹,大卫很清楚那意味着什么。莫妮卡是一个顽强的斗士,她出生在华盛顿特区最贫穷的阿纳科斯蒂亚社区里,在贫穷和被漠视的艰难环境中长大,完全靠着自己的艰苦奋斗从贫民窟中走出来,进入常青藤联盟的大学里学习,并最终成为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物理系里的一名教授。轻言放弃绝不是她的本性;她甚至从未想到过应该放弃。

大卫俯过身去,在她额头上深情地一吻,用他的嘴唇摩挲着那条垂直的皱纹,“好吧,我这就去引导众生。谢谢你的鼓励。”

“随时愿意效劳,亲爱的。”她把一只手伸进他的夹克衫里,在他腰上亲昵地拧了一把,“模拟程序运行完成后我就赶回家里,行吗?对你做出的艰苦努力,我会给予一个小小的奖励。”她朝他挤挤眼,转身向出口走去。

他目送着她离去,眼光盯在她的牛仔裤上。然后,他向他的一个研究生做了一个

手势,这个学生立即开始招呼参会人员向前厅的楼梯口走去。几分钟后,人们已经全部回到了报告厅里,在一排排上过清漆的座椅上坐了下来。这些椅子已经半个多世纪都没有更换过。大卫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会议的地点,部分原因是这里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普平楼的这同一层楼曾经是一个实验室,原子弹时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72年前,由恩里科·费米领导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这个实验室的一台回旋加速器上开始了分裂铀原子的实验。虽然这些科学家们后来转移到了位于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个更大的实验室里,但是因为最初的工作是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里开始的,因此原子弹研制计划才被称做“曼哈顿计划”。现在,当年的那台回旋加速器已经不复存在,它早已经被拆除、运走,作为废铜烂铁卖掉了,但是大卫仍然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他认为,在这里讨论世界和平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大卫大步向报告厅前部的讲台走去,他发现整个听众席都已经坐满,一些人不得不站在通道上和最后一排椅子的后面。参加这个大会的大多数物理学家和媒体记者他都认识。他看到坐在前两排的记者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他忽然觉得“物理学家和平大会”的意义现在再一次变得重大了。

他把发言提纲放到讲台上,然后调整了一下麦克风的高低。“欢迎各位!”他开始致辞,“欢迎你们参加‘物理学家和平大会’首次年度会议。我必须承认,我对这次会议的规模确实感到有些吃惊,因为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让如此众多的物理学家齐聚一堂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我们并不提供免费啤酒和比萨。”

会场里发出一两声笑声,接着又安静下来。显然刚才的消息都让他们很忧虑,普通的幽默已经无法引起应有的共鸣。

“你们多数人都知道,我并不是一个物理学家,而是一个科学历史学家,所以我在这里完全是个门外汉。我的工作所关注的是现代物理学的奠基者们,比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尼尔斯·波尔、埃尔温·薛定谔,等等。我一直在研究他们的伟大发现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的,无论这种改变是好是坏。”

大卫停顿了一下。他看到了坐在第三排的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发现陶子(注:陶子(tau particle)为12种轻子之一,包括带有一个单位负电荷的电子、渺子和陶子三种粒子,和它们分别对应的不带电的电子中微子、渺子中微子和陶子中微子三种中微子,再加上这6种粒子各自的反粒子。1975年美国物理学家马丁·佩尔发现陶子,他因此获得了199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马丁·佩尔博士和坐在他旁边、

为超导理论作出巨大贡献的利昂·赫希博士。他们的到来让大卫感到受宠若惊。

“过去 50 年来,”他继续讲道,“物理学的进步催生了一场技术革命,导致了激光、电脑、磁共振成像机和 iPhone 的发明。但是与此同时,军队领导人也在利用这些科学成就,制造出了越来越精密的杀人武器,比如弹道导弹、截击卫星、‘掠夺者’无人侦察机、‘地狱火’导弹,等等。当然啦,还有原子弹,而且很不幸的是这种武器刚刚又扩散到了另一个国家。人类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发明更多的方法来毁灭自己,许多科学家都自己的工作成就被用于军事目的而感到恐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发起召开了这次‘物理学家和平大会’。”

说到这里,大卫伸手拿起了讲台上的水杯,整个报告厅里寂静无声,等待着他讲下去。当然,他不能告诉他们他投身这个事业的详细原因,否则那就意味着向人们宣告“统一场论”的存在,并道出两年前他同死神擦肩而过的痛苦经历。而且,大卫也清楚地知道,要想推动世界和平,就绝不能泄露“统一场论”存在的事实。

他轻轻地喝了一口水,然后放下水杯:“‘物理学家和平运动’的工作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所具有的共性要远远大于个性。我们都渴望长命百岁,想过幸福的生活,而且希望确保我们的子子孙孙也能长寿、幸福。这些都是人类共同的要求,无论是伊朗人、俄罗斯人、巴勒斯坦人,还是美国人、意大利人或以色列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都同样的强烈。但是,我们的政府却不断地告诉我们人与人是不同的,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仇恨和冲突之中。美国政府就告诫自己的公民要害怕伊朗人,而伊朗政府也教导自己的人民要仇视美国人。”他摇了摇头,继续道:“我不相信美国政府的这一套理论,我要同其他国家的人民对话,希望他们也都能看清这个问题。我发现,我的许多同事都和我有着相同的感受,因此我们发起了建立一个国际科学家网络的事业,甩开我们各自的政府,另辟蹊径来加强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成员已经遍布世界 50 多个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和叙利亚,也包括伊朗。虽然我们今天刚刚得到的消息让人失望,但是我坚信,我们为和平所做的努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要。”

他扫视着报告厅里的听众,希望看出他们都有什么反应。他深知,物理学家都是一帮冥顽不化的家伙,他们多疑的性格可谓臭名昭著;他们最为擅长在争论中找出对手的弱点。然而,当大卫审视整个报告厅时,他感觉到了人们心神不宁的情绪。因此,他决定改变致辞的内容。他拿起讲台上的发言提纲在空中挥舞了一下,说道:“这是

我为今晚准备的发言提纲。不幸的是，伊朗发生的事情让这个提纲变得一文不值。因此，我要改变计划，不再继续发言，而是要听听你们的见解。作为一个刚刚开始从事和平事业的人，我已经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都应该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少说高谈阔论的废话。”

他把发言提纲揉成一团，丢弃在一旁。然后，他略微前倾身体，将双肘置于讲台上，说道：“刚才，我们都看到了有关伊朗进行首次核试验的消息，我很想知道各位对此有何高见。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新情况？它对我们的和平使命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向报告厅里的听众伸出双手，请求道：“拜托了，有谁愿意开一个头？我希望听到尽可能多的意见。”

报告厅里立刻响起一阵低沉的交谈声，但是并没有任何人站出来发言，那些物理学家们只是在座位上变换了一下自己的坐姿而已。坐在第三排的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正在交头接耳，看来赫希博士准备举手发言，发表他的观点。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却听到了从报告厅后面的站立席中传来的一个低沉而沙哑的声音：“没错，你是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使命了。今天发生的事情证明，你的这个组织已经失败了。”

大卫觉得这个声音很熟悉，他越过后排听众的头向后望去，立即认出了讲话的人是雅各布·斯蒂尔。他今天的穿着相当保守，一套蓝色的三件套西装松松垮垮地穿在他枯瘦的身体上。自从雅各布离开马里兰州立大学高等量子所主任的职位后，大卫已经有5年没有再见到过他，看到自己这位老朋友在短短的几年中变得如此虚弱，他感到非常震惊。大卫和雅各布同年，但是看起来他至少比大卫老了15岁。

“你的国际网络并没有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雅各布继续说道，“他们显然根本不在乎你们所做的一切。”

雅各布从站立的人群中走出来，沿着报告厅中间的通道向大卫走来，手中的拐杖随着迈动的脚步“咚咚”地敲在地板上。等他走近后，大卫发现他的两眼和双颊都深深地陷了进去，几乎完全秃顶的头上布满了老年斑。雅各布在到马里兰州立大学之前就诊断出患有白血病，而让大卫感到更为痛苦的是，20年前他们俩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毕业班同堂学习的时候，雅各布曾经是学校里有名的运动员。虽然他并不看重篮球运动，但是每次打篮球大卫都远远不是他的对手。雅各布真正在乎的是物理学。

“大卫，请不要理解错了，我十分赞赏你远大的理想。但是，当你同恐怖主义者打